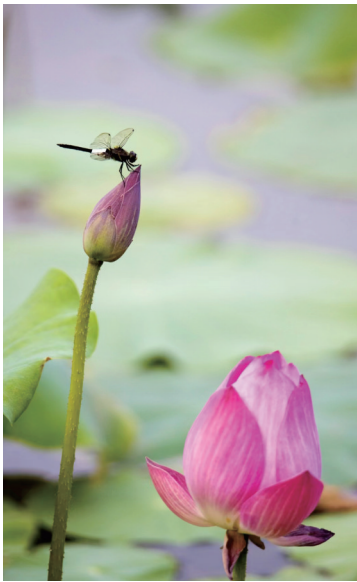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夏日赏荷。

◎捕风捉影

燕子落在莲蓬上

□刘水 文/图

一只燕子落在莲蓬上，左右环顾一番，时不时低下头来剔理脖子下的羽毛，等抬起头，又张大了嘴打了个呵欠。它张大的嘴还是“黄口”，看得出它还是一只雏鸟。也许刚才看见觅食的雌鸟飞过，它本能地张开嘴等待喂食，可是并不见雌鸟落下，那只雏鸟等了一会又飞走了。

这是进入七月的第一个周末，周日黄昏前我去城西的龙泽湖看荷花，看见一只只燕子的身影迅疾地掠过湖面，它们飞累了，就落在莲蓬上歇一歇。荷花已经开过一些日子，莲蓬一天多起来，想不到这里就成了燕子们歇脚纳凉的地方。

夏天里，一处湖面总能获得众多鸟类和昆虫的青睐。且不说长年

驻扎在这里“生儿育女”的黑水鸡，麻雀和白头翁也时不时地钻进荷叶丛中找食吃。比起燕子，它们的平衡能力格外强，喜欢两只爪子紧紧抓着荷叶或荷花的一根茎，侧着身子东张西望，就这样一个姿势，能坚持一分钟或更长的时间。羡慕影友拍到翠鸟叼着鱼、站在莲蓬上“显摆”的镜头，可惜我没有时间靠在那里等。

按照吉尔伯特·怀特的说法，“燕类是最温和无害、最可爱合群，且最有用的鸟”。他在《塞耳伯恩博物志》中，对家燕、普通楼燕和崖沙燕的生活习性都有精细的描述。

他说，“整个夏日，家燕都是勤劳慈爱的典范。”在塞耳伯恩，家燕每次产4到6枚带红斑的卵，并在6

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或7月的第一个星期孵出自己的第一窝幼鸟。等幼鸟能飞了，但还不会自己找食，雌燕捕捉昆虫，雏燕便在附近嬉戏玩耍。雌燕捉满一嘴虫子后，会发出某种信号。此时雌燕和已经长大了一些的雏燕便振翅而飞，迎向彼此，以某种角度在空中相遇。其间，雏燕不断地发出短促的低鸣，以示“感激和满足”。

我没有比较塞耳伯恩与我们这里的气候与物候的不同，但现在我在荷塘里看到的燕子，应该就是怀特描述的这一阶段家燕的生活。在这一段的叙述后，怀特还缓了一句“不常见到这般技艺的人，一定也不太关注大自然的奇迹”。若以此为标准来评判，现在生活在城里的人，埋头于自己的生活，大都是从网络上浏览猎

奇，少有从现实中、从身边随着季节变化带来的物候中，来用心关注大自然的“奇迹”的人。

一个城市是否宜居、宜游，也有很多的标准，我觉得夏天住在城里的人能否看到清秀雅洁的荷花、飞累了的雏燕能否找到一枝莲蓬可以落脚，这也该是一个考量。宜于人的，也宜于鸟；宜于鸟了，也更宜于人。

对于人来说，应该如梭罗在1852年的一则日记中所言：“我们必须满怀温情地观看自然，以洞见她的本旨和真义。那就是说，她所呈现的场景须倾注我们的感情，好似我们怀恋的故土那样。倾心自然，她便意味深长。热爱自然者，尤其热爱人类。如果说我没有朋友，那大自然于我又是什么？”

◎鄧书岱说

杜武师修真扇子崖

□周郢

岱西扇子崖景奇境幽，历代潜隐者修真相继，汶阳《杜氏族谱》所记明代杜氏武师事，可为崖庙增一掌故。

谱中《墓志》载：祖讳汝楠，厥考杜洪，文达其祖也。公天纵神力，梓里庙钟新铸，两手悬置其上，故时人称曰杜千斤。且善射，百步穿杨，万发万中，名震当时。值江南苏州府红罗女叛，巡抚移文山左，聘千斤祖南征。使大刀，重三十八斤，有抗刀力士步行随骑，俗呼为飞腿侯、两和翁。翦

灭元凶，斩首以数万计，苏州悉平。土人颂德不衰，为立生祠。巡抚谋题铨，固辞不就。酬赠千金，毫无所受。归梓里，喟然曰：“南征虽卫国救民，然杀戮非予积累（似应为善）之心。”里南旧有太清寺，于隆庆六年重修佛殿。遂入散来山，修真扇子崖处。后误食黄精，卒于万历中年。三子：讳芝、兰、萼。移柩归葬焉。今子张繁昌，皆若祖功德培植而然也。是为志。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朔，族孙廩生振行、业儒

坦行敬撰并书（《杜氏族谱》卷一，民国二十一年刊本）。

墓志中武师姓杜名汝楠，泰安州汶阳镇西泲头（今属肥城）人。身负膂力，武功高强，曾应征招平红罗女之乱。按红罗女为红莲教领袖，明叶权《贤博编》称：“近有红罗女、马祖师，各煽惑为变。”其事发生于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“弄兵于钜野、单县”（明李开先《闲居集》卷八）。而墓志称在苏州，系传闻之异。杜汝楠于事定后功成不

居，还归乡里，先重修太清寺。寺在汶阳膏腴村，清末葛延瑛《太清寺义塾碑》云：“吾乡膏腴（腴）村西偏太清寺，一方名胜也。……佛殿峥嵘，禅房幽秀，华严界中，轮焉奂焉。”又修真于泰山，食草药毒发而终。一生可谓大起大落，颇具传奇色彩。《墓志》称其“遂入散来山，修真扇子崖处”，为今知最早隐于此崖者，颇关岱故，尤可存录（《杜氏族谱》承李武刚先生惠示，附致谢忱）。